

The **古堡里的** Little White Horse
月亮公主

[英] 伊丽莎白·古吉 著
马爱农 译

“我极为推崇
《古堡里的月亮公主》
这本书”
J.K. 罗琳

人民文学出版社

山陰縣志

卷之六



The **古堡里的** *Little White Horse*
月亮公主

[英] 伊丽莎白·古吉 著
马爱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1-5187 号

Elizabeth Goudge
The Little White Horse

Copyright © 1983 by Ian Potts and Dr. Mark Dutton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1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Ren Min Wen Xue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堡里的月亮公主/(英)古吉著;马爱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8 重印

ISBN 7-02-004047-0

I. 古… II. ①古…②马…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当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4558 号

责任编辑:王晓亚 责任美编:康 健
责任校对:杨 康 插图作者:王家琪
责任印制:李 博

古堡里的月亮公主
Gu Bao Li De Yue Liang Gong Zhu
〔英〕古 吉 著
马爱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75 插页 2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30001—40000

ISBN:7-02-004047-0/I·3077

定价:19.20 元

小白马

在皎洁的月光下,我看见了它——
那匹小白马,骄傲地扬起着脖颈。
它的仪态那样可爱而优雅,
没有一丝微瑕,玷污那自然流露的天真。
它不理睬善与恶的分歧,也没有耻辱的往事
压在心头,承受记忆的鞭挞。
啊,小白马,在这银色的森林里,
你没有过去,没有悔恨,也没有未来需要牵挂——
只有完美的现在,在这条月光斑驳的林间小道上。

花一般娇柔的身躯,浓缩着光的精华,
眼下虽静止不动,但光的速度
正栖息在那完美的犀利刀锋上;
完美,就像镰刀落下前那山峰上银色的草,
还有阳光下的积雪,
以及当上帝用他尚很微小的声音说话时
人类动荡不安的灵魂,于是在呼气的一瞬间,
一切都静默了;那份完美,随一声叹息而去,
留下锐利的刀锋,慢慢化成了柔软的胸膛。

那抬起的蹄,傲然扬起的头颅,飘逸的鬃毛,
在逃遁前那绝对的静止的一刹那,
那离别的一刹那,带着无言的祈求,
追忆着凡俗的目光无法领略的景象——



古堡里的月亮城堡

然后，在树下微微转身，那动作
多么流畅，像光在水中游动……
别走，哦，留在森林里吧，小白马！……
唉，它消逝了，远去了，于是我不知道
我刚才看见的，是一匹小白马，
还是银色夜晚里一道游移的月光。



第一章



马车又猛烈摇晃了一下,玛丽亚·梅里韦瑟、赫利特罗普小姐和威金斯又一次跌作一团,然后唉声叹气、气喘吁吁地坐直身子,把注意力集中在各自感兴趣的那些东西上。在这难熬的时候,是这些东西给他们每个人带来勇气和力量。

玛丽亚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的靴子。赫利特罗普小姐把眼镜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从地板上拣起那本破破烂烂的、棕色封皮的法国散文集,又把一颗薄荷糖扔进嘴里,然后再一次就着昏暗的灯光,费力地瞅着泛黄的书页上那些不断蠕动的黑色字母。威金斯呢,他这会儿正用舌头追寻那顿晚餐的美味,虽说早已消化掉了,但还有一些残汁留在他的胡须上,令他回味无穷。

人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从文学作品中寻求安慰,一种是从自己的服饰中寻求安慰,还有一种是从食物中寻求安慰。而赫利特罗普小姐、玛丽亚和威金斯正好是他们各自那一类的典型代表。



首先要描绘的肯定是玛丽亚,因为她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在这个美好的一八四二年,她年满十三岁,有一双奇异的、银灰色的眼睛,那逼视的目光令人有些发慌,好像能直看到人的心里去。她的头发直直的、微微发红,又瘦又白的脸上点缀着一些恼人的雀斑——因此,人们认为她是个长相平平的孩子。但是她有像小仙女一样玲珑小巧的身体,那小腰板儿挺得直直的,像拨火棍一般,透着一股高贵的尊严。她还有一双无比精美的小脚,她可为这双脚感到骄傲啦!她知道自己好看就好看在这双脚上。所以,比起连指手套、衣服和裙子来,她对自己的靴子格外关注,简直可以说是充满激情。

而她今天穿的这双靴子格外考究,是可以让最低落的心情振作起来的。它们是用最柔软的灰皮子做成,靠上面的地方缝着一圈水晶珠子,顶上还镶着一圈雪白的羊羔毛。实际上,那些水晶珠子是看不见的,因为玛丽亚的灰色绸裙和暖和的灰色羊毛披风——边上也镶着雪白的羊羔毛呢——一直拖到她的脚踝上。但是她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些珠子在那里,一想起它们,她就获得了一股振奋的力量,不过呢,对这种力量也不能估计得过高。

她想着那些珠子,靠它们支撑着自己。她也想着羊毛披风下面束着她纤细细腰的那根紫色丝带,和藏在灰色天鹅绒衣裙的凹缝里几乎看不见的那一小束紫罗兰,还有罩在白色大手笼里的那双灰绸子连指手套。你要知道,玛丽亚是一位真正的贵族:她认为即使在看不见的地方也要追求尽善尽美,这比外表的美丽更加重要。这并不是说她不喜欢炫耀美丽。实际上她很注重外表。她是一个很喜欢炫耀自己的小东西,尽管现在穿着服丧的灰色和紫色衣服。

要知道,玛丽亚是个孤儿。她母亲在她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时就去世了,而在两个月前,她父亲也撒手人寰。她父亲留下一大堆债务,结果他名下的所有财产都不得不变卖了还债,包括伦敦那幢漂亮的大房子。那里的门上有宽敞的气窗,透过高高的窗户就能看见外面静静的伦敦广场上的花园,玛丽亚就是在那幢房子里度过这短短的十几年的。当律师终于把一切料理妥当,让债主们感到满意时,发现所剩的钱寥寥无几,只够用马车把玛丽亚、赫利特罗普小姐和威金斯送到西部。在那儿,她们将与玛丽亚在世的最近的亲戚,她的堂叔本杰明·梅里韦瑟爵士一起,住在银露村的月亮坪庄园。而她们从未到过那个地方,也从未见过本杰明爵士这个人。



不过,玛丽亚并不是因为成了孤儿才情绪低落,靠想着自己的靴子寻求慰藉的。她对母亲毫无印象;而她父亲是个军人,长年累月地驻守在国外,而且他一向不喜欢孩子,所以玛丽亚跟他一直不亲。玛丽亚倒是跟赫利特罗普小姐十分亲密,她只有几个月大时,赫利特罗普小姐就来了,起先当她的保姆,后来是她的家庭教师。赫利特罗普小姐毫不吝啬地把她全部的爱意都倾注在小姑娘身上。是啊,此刻玛丽亚情绪低落,是因为这趟旅程太令人难受了,而且她预感到即将到来的乡村生活肯定很不如意。

玛丽亚对乡村一无所知。她从出生到长大,一直是个伦敦小姐,她喜欢奢侈,在那幢可以看到伦敦广场的漂亮的大房子里,她也确实过着奢侈的生活。直到她父亲死了以后他们才知道,他实际上不应该讲究那样的排场,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那么多钱摆阔。

现在呢?从这辆马车来看,月亮坪肯定是没有多少舒适可言的。这种运输工具真是可怕。马车是在埃克塞特接她们的,它比那辆把她们从伦敦送到那里的驿站马车还要糟糕。座位上的垫子硬邦邦的,还被虫子蛀了,地板上粘着鸡毛和稻草屑,是凛冽的寒风从关不紧的门缝刮进来的。那两匹花斑马,浑身的毛倒是刷得干干净净,显然受到主人的宠爱和精心照料——这点玛丽亚立刻就注意到了,她是非常喜欢马的,可是两匹马都又老又胖,步子慢得让人心焦。

那个车夫是个干巴巴的小老头,看上去不像人,倒更像土地神。他穿着一件重重叠叠的长大衣,上面补丁摞补丁,使人简直猜不出原来的颜色;那顶已经磨损的海狸皮卷边帽,戴在他头上实在太大了,掉下来架在他的鼻梁上,把他的脸遮住了一大半,只能看见他那笑起来没牙的大嘴和下巴上没刮干净的灰色的胡子茬。不过他看上去挺和善的,他安排她们进了马车坐好,用一条破旧的毯子仔细盖住她们的膝盖,嘴里一直滔滔不绝地说着话,但由于他没牙的嘴漏风,她们很难听清他到底在说什么。此时,二月厚厚的浓雾笼罩了整个乡村,她们透过马车前面的小窗户几乎看不清他的身影。

她们也看不清一路经过的乡村的景物。她们只知道这条路坑坑洼洼,布满了车辙,她们被颠得东倒西歪、上下乱蹿,就好像马车把她们当板羽球^①似的抛

^① 板羽球,旧时一种类似羽毛球的游戏。



来抛去。很快，天就要黑了，这里不会有照亮伦敦街道的那些时髦新颖的煤气灯，只有乡村里可怕的深不见底的黑暗。天气冷得要命，她们已经走了仿佛有一个世纪了，仍然看不出什么时候才能赶到那里。

赫利特罗普小姐把她的散文集举起来，放在鼻子前面一寸远的地方，打定主意要趁天没有完全黑下来之前，读完那篇关于忍耐的文章。她毫不怀疑地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她还要把这篇文章读上许多遍。还有另外一篇文章也值得重温，是关于爱能够创造奇迹的。她还记得，她是在前来照料失去母亲的小玛丽亚的那天晚上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的。那天，她发现她所要照料的对象一点儿也不可爱，她从没见过那样的小女孩儿，那双古怪的银灰色的眼睛，还有那副神气——还在襁褓里就知道自己天生是个贵族，因此整天净想着自己。不过，赫利特罗普小姐在读完那篇文章后，就打定主意好好去爱玛丽亚，她对这孩子的爱永远不会消失，一直到死亡把她们分开。

起初，赫利特罗普小姐对玛丽亚的爱有些勉强的成份。她给她裁剪和缝补衣服时是带着一股百折不挠的决心，而没有加入任何想象力的，而且不管孩子多么淘气，她都很少动用那根拐杖，她只想着要赢得孩子的感情，很少考虑这样做对孩子永恒的灵魂是否有好处。但是，渐渐地，这一切都改变了。当玛丽亚因为什么事而苦恼时，赫利特罗普小姐抑制不住自己温柔的关切；她带着火一般的热情缝制孩子的衣服，把每一件衣服都做成一件工艺品；为了玛丽亚的一些小过失，她把她打得死去活来；赫利特罗普小姐现在已经根本不在乎玛丽亚是不是喜欢她，她惟一的愿望就是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贵妇人。

这才是真正的爱，玛丽亚对此心知肚明。尽管她的屁股被打得火辣辣地疼，连坐都没法坐，但她对赫利特罗普小姐的感情却没有丝毫减少。如今，她已经不再是孩子，而是个十几岁的少女了，这份感情是她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要知道，玛丽亚从婴儿时候起就是很有眼光的，知道什么是好东西。她总是想得到最好的，并且一眼就能分辨出什么是好东西，尽管有时候从外壳上丝毫看不出里面装着黄金，赫利特罗普小姐就是一个例子。也许只有玛丽亚发现了赫利特罗普小姐是一个多么可亲可爱的人；无疑正是由于这一点，赫利特罗普小姐对她的感情才变得这样强烈。

赫利特罗普小姐的外壳确实非常古怪，这恰好显示了玛丽亚那双银灰色



的眼睛有多么犀利，它们竟然这么快就穿透了外壳，洞悉了内核。大多数人一看见赫利特罗普小姐的鼻子和着装风格，就畏而怯步，不再继续深入了。赫利特罗普小姐的鼻子像鹰嘴一样，是带钩的，而且颜色是一种很难看的暗红色，使大多数人顿生疑虑。他们以为她一定暴饮暴食，才长着这么个酒糟鼻。其实，说老实话，赫利特罗普小姐几乎根本就不吃什么东西，因为她的消化能力糟糕透了。

把她的鼻子弄得那样难看的，是消化不良，而不是饮食无度。她从不因自己的消化不良而怨天尤人，她只是默默地忍受着，正因为她从不抱怨，大家才对她有了这样错误的看法，只有玛丽亚例外。其实赫利特罗普小姐即使对玛丽亚也从未提起过她的消化不良，因为她母亲从小就教育她，一位真正的淑女的标志，就是从不对任何人谈及自己的任何事情。但是赫利特罗普小姐对薄荷糖的那份痴迷，使目光敏锐的玛丽亚最终了解到了事情的根源。

赫利特罗普小姐的鼻子太难看了，而且长在她瘦削苍白的面孔中央，显得更加突出，这使人们注意不到她那双无比美丽的、勿忘我花般湛蓝的眼睛，还有那两道乌黑而精致的弯弯细眉。她那点少得可怜的灰色头发，被卷成一个个螺旋形的小发卷儿，把她的脸庞围在中间。她十八岁开始留这种发型时是好看的，但她现在已经六十岁了，就不太合适了。

赫利特罗普小姐长得又高又瘦，有点儿驼背，但人们一般看不出她有多瘦，因为她总是穿着那件老式的紫色平纹布长裙，里面还衬着裙环，而且不论春夏秋冬，都有一条黑披巾裹住她的肩膀，并在胸前交叉，所以她整个人显得鼓鼓囊囊的。出门的时候，她总是拿着一把大黑伞，披着一件硕大无比、破破烂烂的黑斗篷，戴着一顶巨大的、帽边向前撑起的阔边女帽，帽子上还插着一根紫色的羽毛；在家里的时候，她头上罩着一顶雪白的头巾式女帽，边上还滚着黑色的天鹅绒丝带。她总是戴着黑色的丝绸连指手套，手里拎着一只黑色的女用网格手提包，里面放着一块一尘不染、散发着熏衣草香气的白手帕，还有她的眼镜和一盒薄荷糖。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鸭蛋那么大的金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玛丽亚从不知道。每当玛丽亚问起那盒子里装着什么，赫利特罗普小姐总是避而不答。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她心爱的玛丽亚所要的东西不会伤害她永恒的灵魂，她总是有求必应的，但她就是从来不让玛丽亚看一眼那盒子里的东



西……她说，那是她个人的私事……玛丽亚也没有机会偷看，因为赫利特罗普小姐从不让那个小金盒离开自己，晚上睡觉时就把它放在枕头底下。不过，玛丽亚是无论如何不会去偷看的，她根本就不是那种女孩子。

玛丽亚这个孩子，尽管明显是虚荣的、爱管闲事的，但她具有一些很好的品质，如自尊、勇敢和洁身自好，而赫利特罗普小姐则完全是慈爱和耐心的化身。不过，要列出威金斯的美德就不容易了……实际上简直不可能，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德……威金斯贪婪、自私、懒惰，而且自高自大，脾气暴躁。玛丽亚和赫利特罗普小姐相信威金斯是忠心耿耿地爱着她们的，因为他总是寸步不离地跟在她们脚后，她们对他说话时他总是礼貌地摇摇尾巴，有时候甚至还给她们来个亲吻呢。其实，威金斯做这一切并不是出于感情，而是他觉得这是明智的策略。他心里明白，他日子过得舒舒服服所需要的一切，都来自赫利特罗普小姐和玛丽亚——他吃的东西，总是保质保量、按时按点地给他盛在一只绿色的盘子里，他简直就离不开那只盘子；此外还有他的绿色皮项圈，他的刷子、梳子、香粉和肥皂。威金斯从公园里那些低级狗们的谈话中了解到，别的女主人并不都是可靠的，她们并不总把宠物的舒适作为头等大事来考虑的……而他的女主人是绝对可靠的……因此，威金斯很小的时候就打定主意，要竭力巴结玛丽亚和赫利特罗普小姐，只要她们让他称心如意，他就一直待在她们身边。

话说回来，威金斯的道德品质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千万不要以为他就毫无用处，因为外表漂亮的东西总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而威金斯的漂亮够得上很高的档次，只能用那个非同寻常、如雷贯耳的词来形容——“无与伦比”！他是纯种的查尔斯王矮脚猎犬。他的皮毛是浓郁的奶油色，浑身的毛都是顺滑而富有光泽的，只在前胸变成了一片小瀑布般的柔软的小卷毛，活像一位绅士衬衫前胸的饰边。那会儿还不时兴给矮脚猎犬割掉尾巴，威金斯的尾巴活像一根鸵鸟毛——他很为这个尾巴感到骄傲，总是把他像燕尾旗一样高高竖起。有时，阳光洒在细密的尾毛上，闪烁的光泽那么明亮，简直让人看了眼花呢。

在威金斯身上，只有柔软的长耳朵和眼睛上面的几块地方不是奶油色，而是最最可爱的深栗色。他的眼睛也是栗色的，含着一种水汪汪的柔情，让所有的人都为之心动。不过这些动心的人并不清楚，威金斯的柔情完全是给他自己，而



第 一 章

不是给他们的。他的脚爪和腿的背面都有特别精致的毛丛，就像纹章上的动物一样。威金斯的鼻子很长，很有贵族气派，上面竖着几根漂亮的、总是一丝不乱的金色胡子。他的鼻子乌黑发亮，而且凉冰冰的，而那片漂亮的粉红色舌头从来都不会淌着令人生厌的口水。因为威金斯不是那种感情冲动的狗，只有那样的狗才会由着性子让自己胡须乱颤、舌头上滴答着口水、鼻子热得发烫。

威金斯很清楚，放任情感会损害自己的美貌，因此他从不沉溺于情感之中……只是在牵涉到食物时，他才会有点儿忘形。美味的食物确实使他情绪激动，他的这种喜悦无比强烈，他的感激也无比深切。他要谢谢那些善良的仙女，她们不仅在他出生时赐给他出色的消化能力，而且很周到地做了安排，使他不管怎样大饱口福，都不会使优美修长的身材受到丝毫损害……他在埃克塞特的小客栈里吃的那顿正餐真是妙不可言，有牛排、青菜，还有烤土豆。烤土豆本来是给赫利特罗普小姐的，但她觉得没有胃口……威金斯一边回味，一边用美丽的粉红色舌头轻轻舔着金色的胡须。他想，如果西部的食物都能像埃克塞特的那顿正餐一样美味，他就能心平气和地忍受寒冷的雾气和四面漏风的马车。

天很快就变得很黑，那个古怪的赶车老头从上面下来，咧嘴朝她们笑笑，点亮了两盏古色古香的灯笼，挂在车厢的两边。但它们并没有带来多少光亮，透过马车窗户只能看见浮动的浓雾和陡峭的河岸，岸上覆盖着湿漉漉的蕨草。道路越来越窄，两边的蕨草都擦着马车了，而且越来越崎岖不平，越来越陡峭险峻，这使马车根本没有平稳的时候，要么吭哧吭哧地往山上爬，要么危险地向下出溜，像是滑下一个可怕的悬崖。

在黑暗里，赫利特罗普小姐没法再看书，玛丽亚也不能再专心打量她的靴子了。但是她们没有发一句牢骚，因为真正的淑女是从不发牢骚的。玛丽亚在手笼里攥紧了双手，赫利特罗普小姐斗篷下面的两只手也使劲捏在一起，她们咬住牙关，默默忍受着。

2

尽管天气这么冷，但她们三个由于极度疲劳，大概都打了一个小盹儿，等猛地醒过神来，才吃惊地发现马车已经停住。从昏昏沉沉睡去到现在醒来，马



车一定走了不少路，车外的一切都完全变了模样。首先，浓雾已经散去，月亮洒下皎洁的清辉，她们能很清楚地看见彼此的面庞了。

她们的忧郁一扫而光，心脏也加快了跳动，内心充满了一种冒险的兴奋。赫利特罗普小姐和玛丽亚怀着孩子般的热切，拉下马车两边的窗户，探出身去，威金斯使劲挤在玛丽亚身边，也想把脑袋探出去。

原先道路两侧布满蕨草的河岸已经消失，现在紧贴着马车窗户的是厚厚的岩石壁，颜色是美丽的银灰色，而且在她们前方也是厚厚的岩石壁，把道路挡得严严实实。

“我们走得对吗？”赫利特罗普小姐问道。

“岩石上有一扇门！”玛丽亚说，她使劲往车窗外探着身子，几乎要栽出去摔在狭窄的土路上了。“快看！”

赫利特罗普小姐也以一种危险的角度探出身体，她看见玛丽亚说得不错。岩石上确实有一扇因日晒雨淋而褪色的橡木大门，它很有些年头了，已经和岩石一样的颜色，简直很难分辨出来了。这扇门非常宽大，一辆马车开进去都绰绰有余。门边有一根生锈的铁链，是从岩石上的一个洞里垂下来的。

“马车夫下去了！”玛丽亚惊呼道，她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注视着那个活像土地神的小老头飞快地走到铁链旁，一把抓住链子，双腿离地，活像猴子悬在树枝上。接着，岩石缝里的什么地方传来了浑厚低沉的当当声。敲响三次后，马车夫落回到地面上，咧嘴朝玛丽亚笑了笑，重新爬到赶车的座位上去了。

大门慢慢地开了。车夫咕咕地唤着那两匹年迈的花斑马，赫利特罗普小姐和玛丽亚又坐了下来。马车向前驶去，在他们身后，大门又像刚才那样无声无息地关上，把月光挡在外面，使他们再一次陷入黑暗，只有扑忽闪烁的灯笼的微光，照着地下隧道两侧湿漉漉的、长满青苔的岩壁。玛丽亚仿佛觉得那微光还照在一个模模糊糊的身影上，但是她不能肯定，因为没等她看清楚，马车就驶过去了。

“哎呀！”赫利特罗普小姐说，不像刚才那么高兴了，因为隧道里阴冷潮湿，黏糊糊、滑腻腻的，车轮的回音轰隆隆作响，像打雷一样，而且她们似乎要在里面走很长时间。不过，不等她们真的开始感到害怕，马车就重新来到了月光下，



第 一 章

来到一个美丽如画、简直不像凡尘人间的地方。

所有的一切都是银色的。马车两边参天大树下的草地，被月光镀上了一层银辉，像水波一样熠熠闪烁。这里的树木并不茂密，中间有一些美丽的林中空地，可以使人瞥见星光璀璨的漆黑的夜空。所有的东西都一动不动，一切都是完全静止的，仿佛在月光下中了魔法。在银色的树干上，粗粗细细的银色树枝优雅地互相交错，月光像细密的银白色的尘土，从它们之间筛滤下来。

但是，树丛里也有生命，不过是静止不动的生命。玛丽亚看见一只银色的猫头鹰栖息在一根银色的树枝上，一只银色的野兔抬起前腿坐在路边，朝灯笼的光眨着眼睛，还有一小群美丽的银鹿……突然，在转瞬即逝的一刹那，在一片空地的那端，玛丽亚仿佛看见一匹小白马，鬃毛和尾巴都在拂动，脑袋扬起着，似乎在踟躇，他静止在奔跑的过程中，似乎看见了玛丽亚并感到高兴。

“快看！”玛丽亚朝赫利特罗普小姐喊道。可是等赫利特罗普小姐抬眼望去时，却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们继续行驶了很长时间，地上布满厚厚的苔藓，使车轮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最后，他们发现马车穿过一道灰色旧石墙上的一个拱门。这次不是天然的岩壁，而是人工的石墙，顶上还砌着墙垛。玛丽亚刚来得及看清墙垛并感到一阵兴奋，他们就进到了石墙里，美丽的园林变成了规则式庭园^①，有花圃，有睡莲池周围石铺的小径，还有红豆杉树——它们被修剪成各种奇怪的形状：啼鸣的公鸡和马背上的骑士。

庭园像园林一样，所有的一切在月光下都是银色或黑色的。马车从这里穿过，玛丽亚感到一种没来由的恐惧，她仿佛觉得在她经过时，那些黑骑士和黑公鸡都转过头来，冷冰冰地望着她。威金斯尽管趴在地板上，看不见外面的这些黑影，但也一定感到有些异样，忍不住吠叫起来。而赫利特罗普小姐肯定也感到不太安心，她用明显颤抖的声音说：“房子快到了吧？”

“已经到了！”玛丽亚高兴地说。“看，那里有灯光！”

“哪儿？”赫利特罗普小姐问道。

“那儿！”玛丽亚说。“高高的，就在那棵树后面！”在她指的地方，有一点橘

^① 规则式庭园，用完全规则整齐的线条布置的庭园，按古典式设计，按对称成行或几何图形栽种植物。



黄色的灯光，正透过她们面前一棵大山般高大的黑色雪松树的树梢，朝她们愉快地眨着眼睛。这闪闪烁烁的橘黄色灯光，像一枚宝石镶嵌在一片黑色和银色之中，使人感到宽慰和放心。它是这么多虚无飘渺中一点实在的东西，那些冷冰冰的黑影把她拒之门外，而灯光是欢迎她、乐于看见她的。

“可它是挂在天空上的！”赫利特罗普小姐吃惊地叫道。这时马车绕着那棵雪松树拐了个大弯，她们才知道灯光为什么悬在那么高的地方。这房子不是她们熟悉的那种现代住房，而是一座非常古老的房子，简直可以说是一座城堡，那灯光是从一个塔楼顶部的一扇窗户里照出来的。

赫利特罗普小姐苦恼地喊了一声（很快就克制住了，只有缺乏教养的人遇到不妙的前景时才会大呼小叫），她想起了老鼠和蝙蝠，这两种东西她都怕得要命。而玛丽亚却高兴得大叫起来。她就要住在一座带尖塔的房子了，多么像童话里的公主啊。

啊，这座房子多么雄伟壮观呀！它高高地矗立在她们面前，高大的墙壁带着某种永恒不朽的力量俯瞰黑影森森的庭园，这力量像塔楼窗口的灯光一样令人宽慰和放心。尽管玛丽亚以前没有见过它，却对它产生了一种家的感觉。梅里韦瑟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而她是梅里韦瑟家的一员。想起自己曾经不敢到这里来，她感到害臊。这里才是她的家，而伦敦的那座豪宅从来都不是。她情愿在这里过简朴寒酸的日子，也不愿住在世界上最豪华的宫殿里。

她没等马车停稳就跳了下去，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依墙而建、通向那扇大橡木前门的石阶，用拳头在门上敲打着。她轻盈的脚步和纤小的拳头并没有弄出多大响声，但里面的人肯定一直在注意倾听车轮的声音，大门几乎立刻就开了，出现了一个怪模怪样的老先生，玛丽亚从未见过这么古怪的人，他站在门槛上，手里高高地举着一盏点亮的灯笼。

“欢迎你，侄女。”他用浑厚、圆润、洪亮的声音说，把不提灯笼的那只手伸给她。

“谢谢你，先生。”玛丽亚回答，一边行了个屈膝礼，把手放进他的手里，她知道从这一刻起，她今生今世就会永远喜爱这位老先生了。

但是她的堂叔长得实在是太古怪了，玛丽亚一开始打量他，就发现很难将目光移开了。他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魁梧，简直把宽大的门框都塞满了。他的脸

